

故园梧桐

胡 静

儿时居住的卫门口大院，有一棵大梧桐树。梧桐树是大院最早的居民。谁也说不上梧桐树的来历，连大院的原主人吴爹也说不上。有人说，是鸟儿从卫门口街行道树上衔来了树种。那，行道树是何时栽种的？又没人说得上。只记得那时，梧桐树遍布安庆各街各巷：夏天，绿叶遮天蔽日；秋天，黄叶满街飘舞。而我更愿相信另一种说法——梧桐树是卫山头“卫士”的后代。卫山头自元代便是安庆卫的重要军事防御地，山上梧桐蓊郁，利于隐蔽，犹如卫士守卫着山头。卫门口则是卫山头的关口。元末，朱元璋、陈友谅、余阙曾在这里展开激烈的夺城战。那卫门口大院的梧桐，应该是经历过战火的英雄。

梧桐立在大院正中，不偏不倚，像一把巨伞庇护着院中七户居民。树荫下，女伢子跳皮筋、踢毽子，男伢子打弹子、摧跛子，脆蹦蹦的嬉闹声随着风撒欢儿，撞在墨绿浓荫的树冠上，秋千般荡来荡去；星空下，吴爹坐在凉床上，摇着一把芭蕉扇，哼起了黄梅戏。伢子们一窝蜂围上去，缠着他讲《天仙配》。听着听着，就把梧桐当作做红媒的槐荫树，想象它现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，笑纹一颤一颤地开口讲话：“董永诶——我来把你做红媒。”我们也爱听鬼故事，听得心惊肉跳，梧桐森森地伸着手臂，树叶一动，我们吓得抱成一团：“啊，鬼来了！”一边害怕着，一边忍不住要听。

秋天，梧桐叶簌簌地落。叶子黄褐色的，弯曲的，像一只载着梦的小船，船舷上长着两粒美丽的梧桐籽。姐姐和我，一人拿竹竿打，一人拎竹篮接。梧桐树像被挠了胳肢窝，呵呵地笑，笑得梧桐籽泪珠子般叭叭地落。妹妹拍手叫：“下雨啦，下雨啦！”母亲把梧桐籽洗净，晒干，炒给我们吃。算不得美味，但别有一股清香。

梧桐温柔敦厚。它包容着小鸟在它头上做窝，虫蚁在它身上挖洞；宽容着女伢把皮筋勒在它身上，男伢对着它嚯嚯、哈哈练铁砂掌。甚至伢子们吵架后拿小刀轮番在它身上泄愤，这个刻上“××大坏蛋”，那个刻上“打倒××”，它也一声不吭，似一位慈祥的老人乐呵呵地任由着这群淘气包在它身上戳来戳去。因为它知道，过不了几天，吵架的伢子又重归于好，在树下追逐嬉闹了。

鸟儿雀跃在树梢，欢快地对着大院人啁啾，或行走于庭院之中，旁若无人地觅食。日复一日，它们与大院人相遇而安，一起在阳光下打理各自的生活。

春夏，人们在鸟儿的歌声中醒来；秋冬，哗哗的扫落叶声则成了大院人的起床号子。

吴爹和吴奶，一个挥着大扫帚，一个拿着簸箕。他们把堆成小山似的落叶点燃了，大院弥漫着一股呛人又馨香的草木烟。不一会儿，一家一家的炊烟升起了。炊烟在大院上空碰面，然后缠抱在一起飘远了，又丝丝缕缕地进入每一户人家的每一口锅底……

吴爹、吴奶好！背着书包的伢子们脆生生地叫。

好好学习。吴爹、吴奶笑。

对于吴爹、吴奶的身份，大院人一直讳莫如深。大人不提，也不许小孩问。只记得每逢那位梳着二刀毛子、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主任来大院通知人开会时，吴爹就拄着拐杖，搀着小脚吴奶，一人抱一块牌子，出了大院。而大院人请假的请假、生病的生病、出远门的出远门，没人去开会。傍



守护 李陶 摄

晚，又见他们相挽着，抱着牌子颤巍巍地回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大院又响起哗哗的扫地声。

如水的岁月中，大院人与梧桐树相互偎依，互相守望，似乎有一种缘分和气息彼此相连：梧桐树将大院人经历的风风雨雨、酸甜苦辣，一件件刻进年轮里，变成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；大院人将梧桐树经历的风霜雨雪、雷电虫害，一一桩桩印在记忆中，并从树的身上学会了生存与成长。

梧桐叶落了长，长了落。年复一年。

“人是活不过一棵树的。”吴爹常这样说。

然而树，却没活过人。大院拆迁，老墙轰然倒塌的时候，梧桐树也跟着倒下，钢齿咬进刻满记忆的年轮，锯断绿色的灵魂流出乳白的血。大院人都散了。但我笃定，梧桐从此长在了大院人的心上。

“不知大院那些人怎么样了？”那天，一大家人在爸妈家团聚，我突然很想他们。

“吴爹爹、吴奶奶在大院拆迁后，就双双去世了。大院是吴爹爹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他的团投诚时，连同金银财宝一并献出来的。”父亲说。

“多好的老人啊！”母亲轻叹，“大院的卫生多是两个老人打理的，秋扫落叶冬铲雪，夏天洒井水……”

我们姊妹仨也忆起吴爹给我们做过光溜溜的小木偶、铜钱底的鸡毛毽子，吴奶奶每年送来一篮红艳艳的柿子。印象最深的是吴爹讲他们团与小鬼子打仗的故事：“一个团的人全打光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狗日的小鬼子清理战场时，老子趴在死人堆里装死，才死里逃生。”说这话时，吴爹爹脸上一改平日的谦恭卑微，显出一种悲壮豪迈的英雄气。

叹息中，我们又谈起了余妈。那年，奶奶病危。母亲为没有布票置办丧衣而发愁，余妈送来了布票。还有冯伯，为我家在外间挖了一个大壁橱，一家五口人终于不用挤在一间内屋睡觉了……

我们回忆着大院的每一户，聊着他们做过的一桩桩好事，而那些鸡零狗碎的口角、不愉快都已抛至九霄云外。

“老余夫妇双双去世了，老冯也走了，还有老朱，老王，都走了。”母亲叹了口气，泫然泪下。

“人也好，物也罢，当他们在你身边时感觉不到，离开了才发现他们的好。”父亲感叹。

不，大院人和梧桐树一样，长在了我们心里，枝繁叶茂。

霜降一过，天地便换了副神情。往日里那份飞扬洒脱的秋意，忽然沉静下来，像一场喧闹的宴席散了场，东家正在默默地收拾杯盘。风是主要的清道夫，它将枝头那些依恋故枝的叶子，一片一片地、很有耐心地扫落下来。于是，天空便显得格外疏朗，像一幅褪了色的宋人山水，墨迹淡了，留白却多了起来。

我素来是爱这敛藏时节甚于繁盛的。春夏太喧哗，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都铆足了劲要证明自己的存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心也跟着浮了起来。唯有到了这时节，万物才肯褪去华服，显出本真的骨骼。那脱尽树叶的枝干，交错着伸向灰蒙蒙的天空，线条清瘦而坚韧，像极了僧人笔下的禅画，寥寥数笔，风骨全出。这并非死寂，而是一种沉默的力量，一种向内里收缩的、坚实的凝定。

外头既是这般光景，人也便不由地随之沉静下来。我喜欢在午后泡一盏浓茶，在书房里坐着。阳光从南窗斜射进来，已失却了逼人的热力，只余一片温暾的光，恰好铺满半张书桌。光里有无数微尘，正以一种极慢的速度浮沉。我看着它们，便想起古人所说的安住大抵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了，不为外物所驱，也不急于向哪里去，只是安然地存在这一片光阴里。这时候，若再读几页《庄子》，或是陶渊明的诗，便觉得字句都像被这澄澈的秋光洗过一般，格外入味。

前几日，母亲到家里来，捎来一罐她自己腌的雪里蕻。那菜被压实在一口粗陶罐里，颜色是深沉的赭石色。我打开罐口，一股咸鲜而凛冽的气息便扑鼻而来，整个秋天的风霜雨露都被其浓缩在这里面。母亲说，这时候腌上，等到深冬，无论是佐粥，还是炖豆腐，都是极好的。我看着那罐菜，自问，这敛藏的智慧，又何尝只在天地自然？农人藏粮于仓，母亲藏味于瓮，都是一种为了更长久地持有、为了在荒凉季节仍能品尝到生命滋味的准备。这是一种朴素的、来自泥土的哲理。

于是，我恍然有悟。我们人之一生，或许也需要这样一段霜降之后的光景。青春是蓬勃的春，是热烈的夏，我们急于生长，急于绽放，将生命的气力都张扬在外。而中年以后，便该是这敛藏的秋了。将那些外放的、纷繁的欲望收束回来，将那些浮华的、虚荣的装饰一一剥落，转而向内里去求一个安顿。安顿我们疲惫的身心，安顿我们纷乱的思绪，安顿那些得意与失意。这并非退缩，而是一种沉淀，一种积蓄。如同大地敛藏生机于深处，是为了来年更有力的萌发。

夜来得愈发早了。我立在窗前，看见远处楼群的灯火，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在沉沉的暮色里，显得格外温暖。那每一盏灯下，想必也都有一个正在敛藏着的故事吧：或是一日的疲惫，或是一生的悲欢。

我回身，也拧亮了自己书桌上的台灯。这一小片光，便是我为自己敛藏起来的一点温暖，一点静定的力量，用以对抗窗外那渐深、渐浓的寒夜。

敛藏时节

占晨曦

